

野外写生论



論生窻外野

著善繼周

行發局書智民海上

中華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初版

野 外 寫 生 論 (全一册)

(每册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 者 周 繼 善

印 刷 者 民 智 印 刷 所

發 行 者 民 智 書 局

分 發 行 處 民 智 書 局

分 售 處 海 內 外 各 大 書 坊

總 發 行 所 民 智 書 局



版 權 所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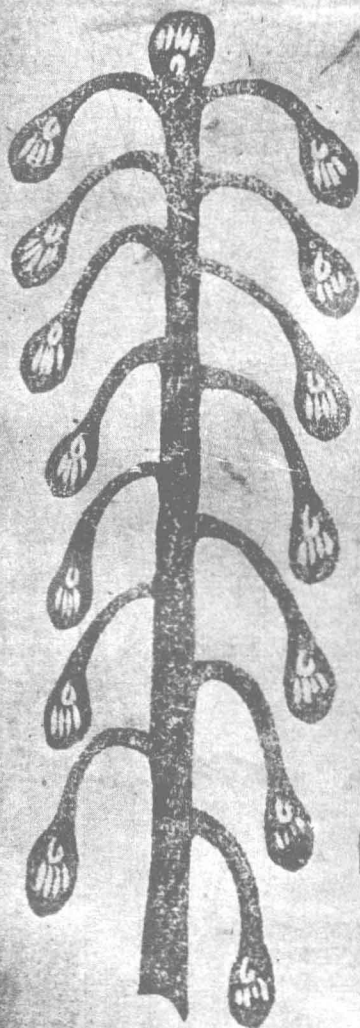
上海河南路中市
九十一號

海內外各大書坊

南京廣州北平
武昌漢口長沙

上海河南路九十一號

上海鹽山路九百二十六號



萱
莢
圖

(漢
石
刻)

序

繼善把他所著的野外寫生論給我看，並要我寫點什麼放在前面作爲序言。年來繼善對於斯道甚爲努力，造詣極深，故我很樂意地爲他看了一遍。我覺得繼善斯作苦心孤詣，慘淡經營，所獲甚夥。謹將其特點摘出，介紹於讀者。

本書特點，據管見所及至少有六項。

(一)書中對於野外寫生時物體底觀察，光度與色彩底辨別均有極詳細而有系統的說明。

(二)關於寫生的流派，能以其環境及時代精神爲基礎而加以解釋。

(三)從無人論及的我國古代山水畫在世界上地位底重要及其價值底估定等在繼善這書中都有獨特的解剖與切實的引證。

(四)關於西洋風景畫發達過程與我國山水畫發達的比較根據希臘主義爲說明要點，不能不說是獨具的特見；尤其是對於近代歐洲風景畫底批評大胆地能

說人所不敢說。

(五)關於藝術理論底應用(如藝術賞鑑)與藝術方法底實施(如藝術教育)都有論及。

(六)現代普通論畫者多不知文，繼善在這書中論到色彩等多以古人詩詞爲引證，重新使文學與繪畫携手。

這六點都可說是繼善特有的心得，我敢鄭重地介紹在這裏的。

至於其他理論批評等，我因爲自己原是門外漢，實不敢有所論列，只好俟之於精於繪學的專家了！

一九三一，五，廿日僂工在江灣

自序

本書的播種，大概已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時，我正在長沙第一中學主持藝術科。多血質而富於空想的青年們，爲了忠於他們底所好，每日在努力着。正當

大革命以後的湖南故鄉，處處都被破壞了，就是連那一條經過長沙的單調的粵漢鐵路的枕木，可以說沒有一根是完好的呢。強悍的故鄉人，雖然也覺得難過，眉目

間不免刻着恐怖的苦紋；然而過去的事情已成了過去，好在已有了眼前的苟安，故鄉人仍然很幸福似的。從前近於狂熱的青年們，後來爲了子彈的威力，和自己父

母的流離，家庭崩頹的原故，個個都冷靜起來了。但是在藝術科底學生們，比較

更爲沈默，好像是嶽麓山下的古老的破鐘一般，打不出聲音來。——曾在廣東打

傷了氣管的張君，簡直是隻冬眠的甲蟲，當他不氣喘的時候。吟幾句古詩的劉君

，同唸阿彌陀佛的和尙差不多，好像要離開人間塵土似的。然而在大革命期間，

謀過小小差員的簡君，却在擺着長沙青年的特有的不良鬧氣，究竟是沒有內容的狂

笑，過耳成爲寂滅。身邊祇一件白汗褂，僅藏兩元，從七日行程的遠道來長沙的段君，每日祇見他底額上湧冷汗。寬手長脚，一望而知其爲農家子的周君，其靜閑幾若舊時之處女，其注重禮節，亦若日本女子。他們那末多人，從聽不到有哄然大笑的動作，除了在音樂的課堂上，有着兩部合唱的優美之歌聲外。在他們的全體情調看來，好像是些剛剛從長途中歸家的游子們，呈着不可思議的倦意。但他們有個共同的嗜好——就是喜歡到野外去作畫，亦若我國南北朝時代的人一樣，素來就愛慕自然景色的我，偶然得了這末一大批的同志，其心志之樂也，不言可知矣。當時，我即有意在教學的忙碌中，寫一點關於野外寫生的講義，給他們那些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同志們，作一種課外的參考。但那講義的寫著，剛剛成就了預計的五分之一，我就沒時間去動筆了。弄的半臂而不全，實在對不起熱心於野外寫生的他們。一直到今天，我還在慚愧着呢！給我作模特兒的菲子姑娘，曾在一次的習作中有意的問我道：「先生，野外寫生的講義，甚麼時候可以寫好，今年……？」我遲疑了好一刻，才答道：「今年恐怕沒有時間繼續寫了，祇好暫時讓

它殘缺吧。或者，將來總可以寫好」。

第二年，我便沒有繼續主持藝術科，伴淑慎一同到衡陽教書去了；同時，菲子姑娘也離開了一中。這樣一來，我寫野外寫生論底心，下沉到古潭裏去了，連些小水沫兒都不能潑洩，且衡陽那邊的學生們，又與藝術的途徑，相距太遠了一點，致更引不起我當初的情懷，幾乎將那事都忘了。但偶然也憶起了和菲子姑娘所說的那句「將來總可以寫好」一語，又不覺潛然幽傷。

前年在上海藝術大學講授野外寫生時，本想繼續着舊稿，但因實習及教課時間過多的原故，致又不果行。在前年寒假中，本有機會去寫作，又因參於上海藝術專科學校底創業，終日在寒風冷雪中奔走，到晚來已是筋疲力竭，安言寫作。上海藝術專科學校成立以後，教課雖然不多，但每日辦事時間，反比我從前任何年底每日爲長，枯燥苦辣之店員生活，祇好將哭臉暫作笑臉呢。在這期中間，雖無閒暇去繼續舊作，可是堅決我完成這本書的，就在此時了——去年四月初，日本畫伯中川紀元到我國來習作旅行，製作了一些蘇州風景及一些小品花卉之流，在上海展

覽，並將其超現實主義的畫風巴黎舊作，也展覽出來。同年六月初，日本畫伯皇家畫會會員長谷川昇，也在上海展覽了一些古國的風景，這兩個異國畫伯的風景畫，說良心話，實在使我們失望，猶之乎我們對於歐洲的風景畫一樣地失望。因此，我想吶喊着我國底靈魂，來建設一新的野外寫生，我這本小小的論著，就是對於我國新的野外寫生的謳歌和敬禮呢。

去年暑假，鄉居尚清涼，我底野外寫生論重行開始寫作，以了未了之願。但舊時的稿件，全部割愛，另謀陣線。稿件尚未寫到一半，又因爐子不出火，鍋子裏無米的緣故，附帶引起了肚子問題。一個暴風雨的晚上，我到偃工先生家中，他從內室拿了五塊錢，誠意地給我，並說道：

「你那沒完成的五萬餘字，十天內可以寫好嗎？喂，這幾塊錢給你在寫作期間作買米費」。

那時，我底周身熱得紅漲起來了，善良的偃工，還是那末圓光如練。等我走出了他的家門數十丈遠了，暴風尚打着站在廊下的偃工底和服，在暗慘不定的燈光

之下飛奔。終久我這本野外寫生論在五元的米費之下完成了，現在，我來代表這本書，向偃工先生深深地致謝。

書成了，送給幾位專門先生去指歪，然而他們都過於客氣了，不說一句壞話。這樣，反而使我慚愧起來。一直到今年初夏，我重檢出這已成的舊稿，將最近一年中所思索的一些經驗，認為與野外寫生有關的東西補入，同時，刪去了一些自己認為不妥的立論，如斯者，又經過一月，才成了現在這樣。

本書係野外寫生的專門論著，由淺入深，由中入西，可作為藝術專校，高中藝術專科暨有志野外寫生者的教本和參考書。

本書謹獻給於所有有志於野外寫生的朋友與夫未來的青年藝人。

本書希望着有志於野外寫生的朋友們，未來的青年藝人們，執了舊中國的靈魂，來建設新中國底藝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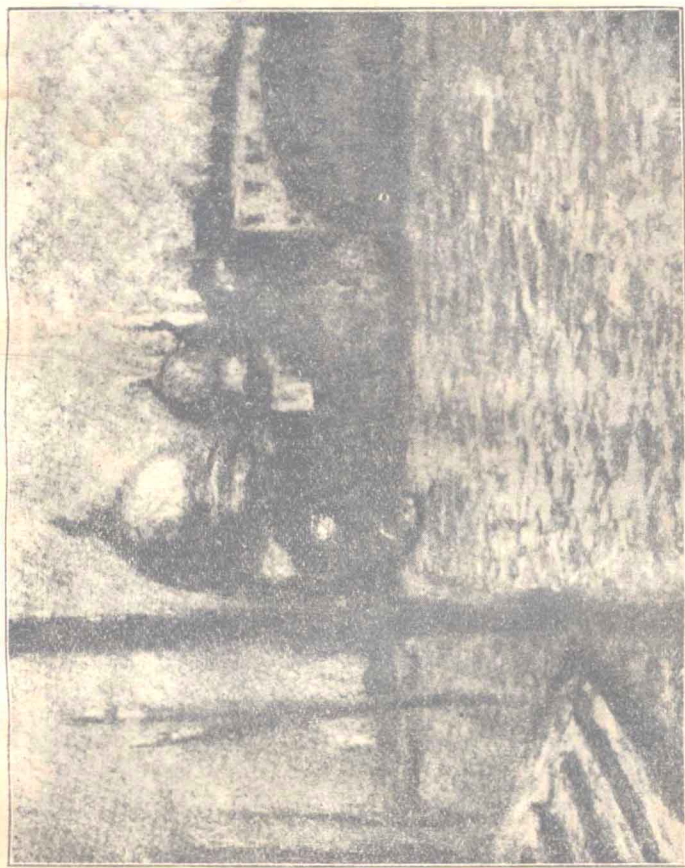
最後，我感謝淑慎在我創作的期間，給我許多材料上的方便，及煮飯洗衣時所滴下來的汗珠。當我寫倦了的時候，她那使我興奮的歌聲，更爲我永遠不能忘懷

的一種高潔藝術之表現。

二十年初夏補序於上海江灣鄉居中。



作 賽 林 隨 蜜 風 (畫 油) 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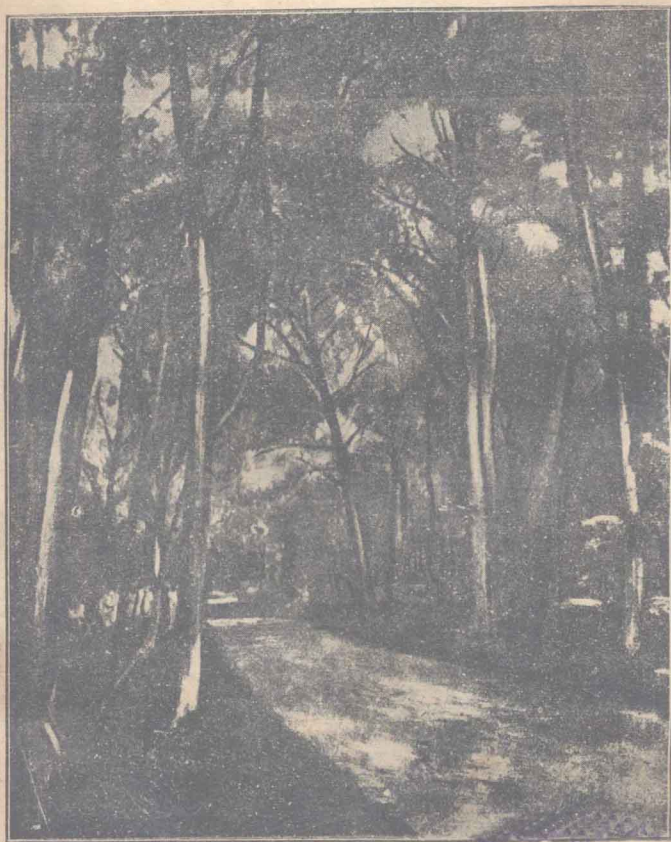
作列夢

(畫油) 河斯尼威



作 贊 賽

(畫 油) 村 鄉



作 蘭 蒂

(畫 油) 林